



身边的阅读达人

侯世民：阅读照亮前行路

■文/图 见习记者 张 赢

对于侯世民来说，阅读如同一盏温暖的灯，照亮他前行的道路。尤其童年时的那本厚厚的、页面发黄的、没有头也没有尾的书，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侯世民回忆道：“小时候家里穷，在堂屋南墙的窗户下，父亲用麦秸秆帮我铺了一张‘床’，上面放着旧被褥。当时我还在上小学。昏暗的煤油灯下，我常常给父亲读那本没头没尾的书。遇到不认识的字，父亲就和我一起猜。在我的读书声中，我们不知不觉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冬。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知道那本书叫什么。”侯世民说，再后来，他读的书越来越多，比如《暴风骤雨》《水浒传》等。这些书籍不断开阔着他的眼界，丰富着他的内心。

一天晚饭后，侯世民坐在厨房里读《高玉宝》。谁知，他的读书声被路过的语文老师听到了。当时，老师没有打断他，而是在第二天的课堂上表扬了他一番。从那以后，侯世民更加爱读书了。岁月流逝，无论生活环境如何变化，侯世民对阅读的热情始终未减。

高中毕业后，侯世民考上了一所农业机械化学校。在学校图书馆，他经常看一

些文学杂志，如《奔流》《当代》《十月》《收获》等。那时，他梦想着能像那些作家一样将自己的作品也发表在这些有名气的杂志上。

上班后，侯世民的愿望实现了。他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市农机管理部门。虽然工作与所学专业相关，但我深知，还是要通过不断地看书、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工作之余，侯世民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文学结合起来，逐渐展露才华。2000年，他与张富思共同撰写的文章《机关党组织如何围绕本单位工作抓党建》，在我市举办的“迎七一 话党建”征文活动中获得二等奖，并多次在其他征文比赛中获奖。如今，侯世民在媒体上发表过的作品有40余篇，近十万字。侯世民还带动身边的人读书。妻子和女儿在他的鼓励下，也喜欢上了阅读。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的头发都花白了。忆起当年种种，真得感谢那本不知道名字的书，在那个年代给予我无尽的营养，也培养了我爱读书的兴趣。”侯世民说，直到几年前的一个晚上，他才知道那本书叫《破晓记》。

侯世民说，通过读书，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更能以平常心待人处事。读



正在阅读的侯世民

的书越多，侯世民越感觉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知之甚少，所以他经常走出去。比如积极参加《奔流》作家培训班，参加各种读书活动、采风活动、征文活动等，多次听李春雷、周瑄璞、王剑冰、冯杰、乔叶等作家的讲座并参加新书发布会，经常与文

友交流心得体会。

“读书丰富了我的人生，使我变成了精神富足的人。”侯世民说，读书不仅能让他享受文学创作的喜悦，还让他对书法、国画等有了浓厚兴趣，极大地丰富了他的业余文化生活。



漯河作家（作者）

作品推介

朱超作品中的雅和俗

中的两个悬念设置让我印象颇深，一是红星小学失火案，作案人和作案动机直到三年后才揭开谜底，而被此事牵连的最大受害者——红星小学的教师、纵火者的妻子早已成为疯疯癫癫的放羊女。另一个悬念是二牛和小静的爱情主线，两人终成眷属的结局直到最后才呈现给读者，给了读者一个大大的惊喜。

这些“俗”使得朱超的小说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其中之“雅”，则体现在朱超对文字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上，让他的文学作品更耐人寻味。

朱超注重背景描写与气氛渲染，通过虚实相生的氛围、细致敏锐的描述，不着痕迹地渗透出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美感，传达出一种深沉内敛的韵味。比如，《扶摇记》中“乡村四月的风，就那么不紧不慢地把树叶和人影摇来晃去，让一日时光显得无比漫长。阳光是老胡忠实的伙伴，一生一世照在他身上。”又或是“寨门外的雪，似乎比村子里更密，也更大，下起来纷纷洒洒，遮盖天际，让有事的人惮于出行，无事的人生出慵懒的喜悦：白日窝在床上养

足精神，深夜聚在炉火旁喝酒闲谈，听时光碎裂的细软声响。”这样的句子俯拾即是。

朱超具备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简练传神的表达力，善于将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官体验通过新颖别致的文字表达出来，给人以鲜活的感觉。比如《扶摇记》中“老陆抬头扫了一眼老胡，眼光里伸出些枝枝杈杈，挠得老胡浑身不自在”，把老胡的焦急忐忑刻画得入木三分。又比如《午镇纪事》中，对二牛心理的描画“五年的分别，让太多的言语和挂念在心中翻覆沉淀，一千句话涌上胸口又如海潮般轰然退去，隐没在礁石深处，这样的煎熬二牛从未体会过”，把千言万语无头绪、欲说还休的人物心理透过书页传递给了读者。

朱超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喜欢听故事、讲故事。大学期间，他专攻汉语言文学专业，对文学有了更加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也是从那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从他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他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极高的文学素养。他的作品跨度十年有余。2018年之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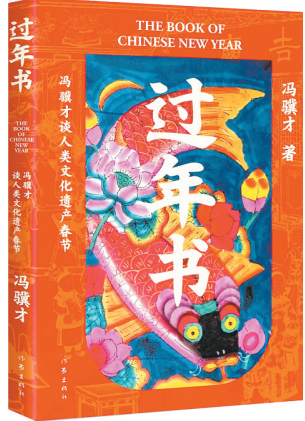
作品风格较为雷同，场景多局限于故土和校园，对文章内涵的挖掘不够深刻，人物形象也不够丰富饱满，其语言超越了小说内容本身。2018年之后创作的小说，以《午镇纪事》为标志，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新创作的《扶摇记》，朱超凭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决心突破自己，在初稿完成后，又改变了小说的叙事角度，加入了“灰喜鹊”这一视角，将原文推翻进行大幅度调整。事实证明，这一突破是让人欣喜的。朱超像一位老父亲，把《扶摇记》当作自己的孩子，谋划着它的未来。对于《扶摇记》，本着爱之深、责之切的原则，我提出两点不足：一是人物内心的冲突和人际冲突不够激烈。从老胡组建剧团到演出成功，过程太过平顺，导致传递给读者时成功的喜悦打了折扣。其二，人物关系较为单一，导致人物形象不够饱满，人物个性不够鲜明。

瑕不掩瑜。我们相信，凭借不断的努力，朱超今后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在文学的广阔天空振翅扶摇、自在翱翔。

《过年书》

冯骥才 著

文化学者冯骥才编著的《过年书》，不仅为我们细致入微地展现了春节丰富多彩的历史背景和纷繁多样的习俗，还对这一承载深厚民族情感的重要节日所蕴含的民族精神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独到的解读。通读全书，我们得以窥见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中国人的过年景象，于人间烟火中，感受独属于春节的温暖与力量。



《一瓢水》

木然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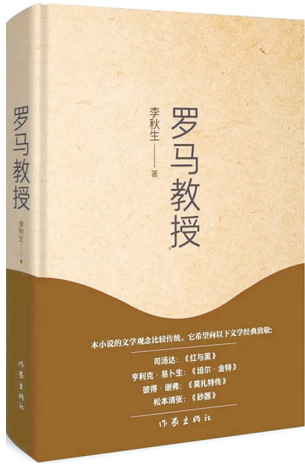
一瓢水与三个女人的命运缠绕在一起，在时代沉浮中给予她们依靠与希望。近一个世纪的叙述触里，三代女性在战争、灾难、动荡和发展中激烈地飘荡与挣扎着，那些如水般细微微悠长的情感在这江南食铺的牵引下不断传承和流转。全书背景宏大，荡气回肠。作家木然以细腻的笔触，叙述了个体在时代中的沉浮演进与商路情感历程，诠释了江南水乡的美丽、灵动、诗意以及超越血缘的亲情和大爱。



《罗马教授》

李秋生 著

凌丽的博士论文答辩即将举行，却发现她的导师罗马教授已经失踪7天了。根据种种线索，最终警方和凌丽都来到了乌川，找到了罗马教授翻建的罗氏祖宅，找到了他建的密室，看到了他写下的遗言和他以身为三线工人的父亲为原型的未完成的小说《罗玉田》……罗马教授和他过往经历中的人物正是伴随共和国成长的一代人的缩影，代表着一代人的伤痛与奋斗。他们虽经历迷茫，最终仍回归初心，选择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



《会发光的声音》

赵菱 著

这是一部聚焦新时代红领巾讲解员学习生活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用别开生面的“空中课堂”的形式，串联起关于演讲和成长的生动故事。在江苏南京和西藏拉萨的两所小学里，分别有“奇迹童声”和“雪域梦想”两个演讲团，孩子们经由演讲训练、比赛和学习生活，一路探索语言的魅力，领悟生活的真谛，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儿童自信阳光、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小云兜里的梦》

余闲 著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儿童生命教育小说，以“两山论”的发源地、浙江“千万工程”的标杆——安吉余村为背景创作。作者以双线叙事写出儿童龙小云和教师俞婉芬的成长之路，通过贵州女孩龙小云转学到小云兜村后所遇到的困境及实现自我突破的成长历程，引出小云兜村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从炸山取石，到绿色旅游，再到宜居宜业之地……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给妈妈的一百万封信》

木也 著 友雅 绘

本书以书信的形式，阐述了孩子发自内心的对妈妈说的话，开启了一场亲子间的心灵对话。全书由24封信组成，一封又一封信，记录了孩子神奇的发现、天真可爱的秘密、美好的愿望和理想，还有对妈妈数也数不清的爱。每封信短小有味，既有童话的幻想与灵动，又有散文诗的意境和韵味，细节里蕴含着足以启迪成年人的复杂与深刻。



本版组稿：孙建磊 陈思盈

从生活的湖面照见自己的影子——《扶摇记》后记

■朱 超

对于写作者来说，家乡是绕不过去的地理坐标，也是掘取不尽的精神宝库。沙河从我们村南头稳当流过。我们村的小学就建在河堤下，所以，我的整个童年，关于河滩、关于河流的记忆占据了大量篇幅。《午镇纪事》里的红星小学、渡口、木船，《河对岸的婚礼》中的河滩、游泳，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地理坐标为依据。作为文学坐标的午镇，其实是对故乡的一种简化和抽象。每一条街、每一座建筑就像孩子的积木，在小说里被重新构建，以一种理想化的面貌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

小时候由于沉默寡言，自己独处的时间相对而言会比同龄人多一些。这些时间被连环画故事书占去大半。也正因为这点，我糊里糊涂做了好几年的孩子王。召集小伙伴们玩耍之余，把自己看来或听来的故事绘声绘色转述给他们，这个过程大概是我最初讲故事的实践。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从邻居们口中的好说话的孩子，一步步变成沉默寡言的闷葫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从我自身来讲，并没有很明显地觉察出这样一种转变，大概是小时候用嘴讲故事，现在用文字讲，换了一种形式而已，内心的表达欲一直都没怎么变。

要是给集子里的十几篇作品大致分类的话，我觉得可以按照这样一个思路：以《怒火中烧的年代》《河对岸的婚礼》为代表的小镇青春，以《一个人的南方》《折一朵玫瑰花给玛丽》《旅途故事》为代表的城市荷尔蒙，以《午镇纪事》《归乡记》《扶摇记》为代表的午镇系列。如果严格来看，《扶摇记》中的三到四篇作品仍是笔写的，也就是说到它们在整个集子里显得比较弱，比如

《错位》《我们的锅》《看不见的肖山》等。但因为它们是我早期创作的印记，或者说标志，所以敝帚自珍也把它们放到了集子里边，希望大家多包涵。

回到要谈的题目《从生活的湖面照见自己的影子》上，这句话很好理解，其实很多作者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作者创作归根到底都是在写自己。不是说作品的内容和情节是照搬作者的现实生活，而是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投入了真实的感受。表演上有三个真：真听、真看、真感觉。我觉得放在写作上也成立。就是作者听到、看到、感觉到了这个世界，然后用笔把自己的感受形成文字，给自己也给他人带来一种艺术的审美。生活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就像我们从湖面看见自己的影子一样。这影子不会是百分之百还原。有风吹，有微波荡漾，影子也跟着晃动，与现实保持距离。但再变仍是生活的影子。

儿时学苏东坡的《赤壁赋》，感叹其文字优美，洒脱飘逸，但似乎也仅此于此。看到“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看到“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只是隐约觉得苏轼那股浩荡的文气一泻万顷，绵延不绝。除此之外，并不能很好地理解整篇作品的立意与哲思。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或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清风与明月，虽看似明白，实际上并不了然。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在课堂上和它邂逅，才又想起来重读这篇经典文赋。当年背过的句子虽还在脑海中奔腾翻涌却早已似是而非，借着周末的时间，我重读了这久违的妙文。“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依然是字字珠玑。然而此时读文的心境与少年时已有了太多不同，仿佛再次发现了那些闪光的带着灵

魂烙印的辞章。尤其是那段关于水与月的论述，“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人世间一切的繁华竟逐、潮起潮落，在苏大学士这里都显得轻描淡写，不足挂齿，唯有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忽然觉得，这世上超拔的灵魂里一定都住着孤独与悲凉。诗仙的骨子里也有三千白发的忧愁，更不用说伤春悲秋的半壁文人。孤独归孤独，悲凉归悲凉，大多数时候，它们和消极是不能等视之的。在我看来，这种孤独与悲凉恰恰是柔软的灵魂深处最不愿舍弃的对人世间沧桑与无奈的深刻悲悯。他们看淡纷扰，坦荡平静，对大事小情有着通透的洞察，为而不争。但他们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消弭这如影随形的孤独与悲凉？于这些旷世之才而言，财富最不能解决内核的问题。只有诗与酒，食与色，或许还有只属于自己的一点雅癖，才能勉强撑起来他们富丽堂皇的精神圣殿。这也可无厚非，人生在世，大概本就有些莫名其妙却又注定沉默如星河的存在吧。或许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的写作者大都热衷于从创作中、从作品中感悟生活，就像从生活的湖面照见自己的影子。这种类似于镜鉴的微妙体会，对于每一个创作者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我在《镜子里的阿飞》里谈到“虚妄既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也是一类人的存在方式。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少盲目而又坚定的悲观主义者，尽可能地让自己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兴趣，是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唯一办法。但你不能单凭此点就认为他们是一帮自甘堕落的家伙，为了像模像样地生活，他们时时刻刻保持着拼搏进取的势头，只是很少有人能够透过这

种激情，看到他们骨子里的那份焦灼”。

对于“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者，人生得意须尽欢，大概是暂得于己、快然自足的良方吧。虽然大多数日子里，他们仍旧是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甚至要靠通向虚无寻求片刻欢娱。人生在世，大概就需要些莫名其妙却又注定沉默如星河的存在吧。于我而言，这本薄薄的小说集，便是我遥远的乌托邦。川流不息的人群里，还有一众愿意安坐在日影中缝补时光的挚友，他们为这本书的出版投入了热情、付出了辛劳，深表感谢！



朱 超

图片由本人提供

作者简介：朱超，源汇区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省杂文学会会员，创作有中篇小说《午镇纪事》、短篇小说《怒火中烧的年代》《美学故事》，还有散文、诗歌及评论散见于《漯河日报》等。他热衷于用文字打捞记忆，温暖自己的同时也带给他人温暖。